

第五卷

笠翁传奇十种（下）

李漁全集

沙孟海題



李渔全集

第五卷

笠翁传奇十种（下）



本卷目录

奈何天·····	一
比目鱼·····	一〇五
玉搔头·····	二二三
巧团圆·····	三一五
慎鸾交·····	四一七

奈何天

湖上笠翁
紫珍道人
编次
批评

序

泛观宇内，饮啄融融，峙流浩浩，天顾安所得奈何哉？奈何有天，即才色者为之也，即自见其才色者为之也。唯自见其才色，始有轻其匹敌之意。天壤乃有王郎，新妇得配参军，吾尝薄其语，为有无君之心，不可以训也。他如传奇所载，执拂女弃越公而奔，崔氏委郑恒而自鬻，蔡姬、卓女，相为美谈，律以人臣不贰之义，皆操、莽之流亚也。善乎子舆氏曰「闻诛一夫」，伯夷则曰「以暴易暴」。史迁作传，首伯夷于繇光，文辞不大概见，独于采薇一歌，备书而三致意焉！作书者其有忧乎？是足以系君臣之重已。笠翁艳才拔俗，藻思难羁，所著稗官、家言及填词楔曲，皆喧传都下，价重旗亭，率怜才好色者十之六七。惟传阙里侯事，一去陈言，尽翻场面，惟才色者是厄焉！何也？吾知笠翁其有忧乎，亦曰为阙也妇者，不当自见其才色也，自见其才色，为之阙者，难全已，况阙又不全者乎！故阙忠之于主仆可训也，三妇之于夫妇，不可训也。卒之吴氏羞承覆水，三妇恪奉衾裯，而后夫妇之重以全。读是传者，止以观夫妇之重乎！虽然，玉石杂陈，萧兰并种，即妍媸何定哉？人亦徒争一尺之面耳。以吾观世之拥高资，挟重势者，虽铢钱匹练，吝情去留，父子兄弟，动见猜忌，众叛亲离，缓急不

收。一人之用，其人虽美冠玉乎，吾弥见其齷齪也。以视阉生，得阉忠而任之，听其焚冯驩之券，输卜式之财，知人善任，卒以成功名，虽齐小白任堂阜之囚，而抱妇人以兴霸业，何以异此！岂世间守财鲁所得望其项背乎？吾见城北徐公美不过是矣。

目次

第一出	崖略………	(七)	第十四出	狡脱………	(四三)
第二出	慮婚………	(八)	第十五出	分批………	(四七)
第三出	忱嫁………	(一二)	第十六出	妒遣………	(五二)
第四出	惊丑………	(一四)	第十七出	攢羊………	(五三)
第五出	隐妒………	(一九)	第十八出	改图………	(五七)
第六出	逃禪………	(二二)	第十九出	逼嫁………	(五九)
第七出	媒欺………	(二五)	第二十出	调美………	(六三)
第八出	倩优………	(二七)	第二十一出	巧怖………	(六六)
第九出	误相………	(二九)	第二十二出	筹饷………	(七〇)
第十出	助边………	(三三)	第二十三出	计左………	(七三)
第十一出	醉蚕………	(三六)	第二十四出	掳俊………	(七七)
第十二出	焚券………	(三九)	第二十五出	密筹………	(七九)
第十三出	软诨………	(四一)	第二十六出	师捷………	(八二)

第二十七出 錫祺……（八五）
第二十八出 形变……（八八）

第二十九出 伙醋……（九三）
第三十出 鬧封……（九五）

奈何天传奇 一名奇福记

第一出 崖略

开手便有词源
倒流之势。
奇句惊人。

词名向无新
合者，合之不
自筌翁始。不
特和声协律接
续无痕，命名
俱有妙义，真
制作手也。

【蝶恋玉楼春】【蝶恋花头】（末上）造物从来不好色，磨灭佳人，使尽罡风力。万泪朝宗江海溢，天公只当潮和汐。【玉楼春尾】红颜薄命有成律，不怕闺人生四翼。饶伊百计奈何天，究竟奈何天不得。

【前词】多少词人能改革，夺旦还生，演作风流剧。美妇因而仇所适，纷纷邪行从斯出。此番破尽传奇格，丑、旦联姻真叵测。须知此理极平常，不是奇冤休叫屈。

【烛影贺新郎】【烛影摇红头】听说家门：阉郎貌丑多残疾。一生所遇尽佳人，反被风流厄。初娶邹、何二美，嫌夫陋、别居静室；吴姬更巧，不事张惶，但凭恐吓。【贺新郎尾】思量赚出秦庭璧。奈朱门、不收覆水，强偕鸳匹。义仆筹边因代主，忽建非常功绩。膺天眷、奇休毕集。福至心随躯貌改，憎

夫人、反启争夫隙。三强项，一时并屈。

众佳人爱洁翻遭玷。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好儻仆争气把功成。巧神明救苦将形变。

第二出 虑婚

【恋芳春】（丑扮财主，疤面、糟鼻、驼背、晓足，带小生上）花面冲场，正生避席，非关倒置梨园。只为从来雅尚，我辈居先。常笑文人偃蹇，枉自有宋才潘面，都贫贱。争似区区，痴顽福分微天。

【鹧鸪天】左思、王粲尽风流，丑到区区始尽头。恶影不将灯作伴，怒形常与镜为仇。 经翠

此处着眼，要晓得痴人享奇福，非无故而然。作者深心全在于此，寓□□于诙谐，不浅。有功名教不儒巾不上富人

馆，过琼楼，美人掩面下帘钩。等闲不敢乘车出，怕有人将瓦砾投。小子阙素封，字里侯，三楚人也。父母早丧，自幼当家。先君在日，曾与邹长史联姻，后来守制三年，不便婚娶，如今孝服已满，目下就要迎娶过门。想我家自从高祖阙九员外，靠着天理，做起一分人家。后来祖父相沿积德，所以一年好似一年，一代富似一代。如今到区区手里，差不多有二百万家资，也将就过得日子了。只是一件，自从祖上至今，只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像平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我也曾读过十几年书，如今倒吊起来，没有一点墨水。这也还是小事，天生我这副面貌，不但粗蠢，又且怪异，身上的五官四肢，没有一件不带些毛病。近来有个作孽的文人，替我起个混名叫做「阙不全」，又替我做一篇像赞，虽然刻毒，却也说得不

头，居然盛世。
恶。恶，令人绝
毒！

至一。

绝顶妙喻。

警句！

差。（一面指，一面做，一面说介）道我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黑影；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跳，脚跟点点，鼻不全赤，依稀微有酒糟痕，发不全黄，朦胧似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驼，颈后肉但高三寸，更有一张至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还馀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联；眼上如经樵采……（笑介）你道这篇像赞那一句不真，那一字不确？是便是这等说，我阙里侯蠢也蠢到极处，陋也陋到极处，当不得我富也富到极处。替我取混名做像赞的人，自然是极聪明，极标致的了。只怕你没银子用的时节，全不阙的相公，又要来寻我这阙不全的财主！（对小生介）阙忠，你是我得力的管家，一应钱财出入都是你经手。你说平日间问我借债的人，那一个不是绝顶的聪明，绝顶的相貌？（小生）大爷说得不差。

【啄木儿】（丑）一任他才如锦，貌似莲，只怕才貌穷来没处典。（小生）莫说别个，就是阙忠辈呵，一般也貌昂藏识字知书，怎奈这命低微执镫随鞭。前日有个相士，说大爷是大富大贵之相。阙忠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大爷身上有十不全，犹如骨牌里面有个「八不就」。「八不就」是难逢难遇的牌，就晓得十不全是极富极贵之相了。（丑笑介）说得妙，说得妙！只是一件，富便是我的本等，那贵从那里来？（小生）自古道「财旺生官」。只要拚得银子，贵也是图得来的。只要做些积德的事，钱神更比魁星验，乌纱可使黄金变，不似那铁砚磨人骨反穿。

（丑）我这一向有事，不曾清理账目，不知进了多少银子，出了多少银子？你可把总数说来我听。（小生）一向房租、欠账等项，共收起一万八千馀两。昨日为钱粮紧急，一起交纳上库去了。（丑叹介）你说到钱粮，又添我一桩心事。朝廷家里，近来窘到极处。只因年岁凶荒，钱粮催征不

起，边上的军饷，又催得紧急，真个无计可施。我这财主的名头出在外面，万一朝廷知道，问我借贷起来，怎么得了得？（小生）大爷，你这句话倒也说得不差。近来边疆多事，库帑尽空，阙忠闻得朝议纷纷，要往民间借贷，我家断不能免。阙忠倒有个愚计在此，只怕大爷未必肯依。（丑）甚么愚计？你且讲来。（小生）当日汉朝有个富民叫做卜式，他见朝廷缺用，自己输财十万，以助军需，后来身做县官，名垂青史。大爷何不乘此未借之先，自己到上司衙门，动一张呈子，也做卜式的故事，捐几万银子去助边，朝廷自然欢喜，万一天下太平，叙起功来，或者有个官职赏赐，也不可

阙忠是奈何天上女婿。

省造多少孽障，后来奇祸，未必不若于此。

【前腔】这是条青云路，早着鞭，不似那纳粟求官的资格浅。（丑）主意倒好，只是太费本些。（小生）大爷的田税房租，一年准有四十万，拚得一季的花利，就勾助边了。助公家不损私囊，破馀资往助穷边。（丑）说得有理，也亏你算计得到。姜伊肯把忠谋献，便宜代主思量遍。（小生）要替你补就生平的缺陷天。

（丑）我且问你，家主公的好事近了，花灯彩轿可曾备下了么？（小生）都备下了，只等临时取用。（丑）这等，你且回避。（小生应下）（丑叹介）娶亲所用的东西，件件都停当了。只是我身上的东西，一件也不停当，如何是好？闻得邹小姐是个女中才子，嫁着我这不识字的丈夫，如何得他遂意？莫说别的，只是进门的时节，看见我这副嘴脸，也就要吓个半死，怎么肯与我近身？还有一件，我生平只因容貌欠好，自己也不敢去惹妇人，妇人也不敢来惹我。所以生了二十多岁，那些风月机关全然未晓。自古道，吃馒头也有三个口生。做亲的事，如何不操演一操演？我有个丫鬟叫做宜春，容貌虽然丑陋，情意总是一般。不免唤他出来，把各样风流套数都演一演，好待临期选用。宜春那里？（副净扮丫鬟上）今日卖来明日卖，将身卖与猪八戒；只道无人丑似奴，谁知更有

人中怪。大爷，叫我做甚么？（丑）走近身来，与你说话。

【三段子】劝伊近前，自家人休立那边。（副净）有话讲就是了，定要近身做甚么？

（丑近身扯介）和伊并肩当新婚，暂操妇权。（副净挣脱，远避介）我从来不用男人劝，此番怕见才郎面，这样风流，但求恩免。

（丑）贱丫头，不识抬举。好意作兴你，反是这等装模作样！你难道不怕家主么？（副净）阿弥陀佛！这样的家主谁人不怕？单为怕得紧，所以不敢近身。（丑）怕我那一件？（副净）单怕你一副嘴脸。（丑怒介）哇！你是何等之人，敢憎嫌我，欺负我没有家法么？

【归朝欢】贼泼贱，贼泼贱，敢出恶言！欺负我力绵手软。（欲打介）（副净）

倒宁可打几下，那桩罪犯当不起。（跪送家法，求打介）（丑）你要我打，我偏不打，明日卖了你。

（副净）一发求之不得。便换个新家主，新家主，九桩不全，也省了合欢时一桩不便。

（丑笑介）也不打你，也不卖你，只要把你权当新人。（副净）你若放我不过，宁可到晚间上床，待我来伏事罢。俗语说得好：眼不见为净。（丑笑介）这等就依你。既然妾面羞郎面，来时傍晚依

成宪。（副净）你要我来，须要预先吹灭了灯；灯不曾灭，我是决不来的！休把银灯误好缘。

（先下，丑叹介）这等一个丑陋丫鬟，尚且不肯近身，要等吹灭了灯，方才就我，何况邹家小姐是个美貌佳人。这桩难事，叫我怎么样做？（想介）有了。他方才这些说话，分明是个成亲的法子。明日新人进门，与我拜堂的时节，有银纱罩住了脸，料想看不见我。我等他走进洞房，就把灯吹灭了，然后替他解带宽衣，只要当晚成了好事，到第二日就露出本相来，也不妨了。妙妙妙！这是丑男子成亲的秘诀，不可传授与人。

色胆虽寒计未穷，肯令好事暂成空？

良宵莫把银缸照，最喜相逢似梦中。

第三出 忧嫁

【半剪梅】（外冠带苍髯，带末上）有女闺中赋漂梅，欲遣于归，怕遣于归。

入情妙语。

生男莫愁多，生女莫嫌少。不幸作中郎，订婚休太早。山鸡与凤凰，雏时难预晓。一旦惑冰言，终身误窈窕。传言择婿翁，莫仅图温饱。下官邹先民，字无怀。由乡贡出身，官拜长史之职。荆妻早逝，侧室夭亡。常嗟伯道无儿，空喜中郎有女。下官只因宦途偃蹇，家计萧条，不以朱紫为荣，但觉素封可美。所以生平止得一女，不愿他做诰命夫人，但求为富室院君而已。当初在襁褓之中，阙家央人来议亲。下官因他是个富室，只说财主人家儿子，生来定有些福相，况且女儿又是婢妾所生，恐怕长大之时，才貌未必出众，所以一说便许，不曾想得女婿何如。谁想女儿大来，竟是个绝代的佳人，女婿长成，又是个非常的怪物。一字不识也罢，不知天公为甚么原故，竟把天下人的奇形怪状，合来聚在他一身，半件也不教遗漏。那阙不全的名号，莫说通国相传，以为笑柄，就是下官家里，那一个男子不知，那一个妇人不晓？刚刚瞒得女儿一个。下官明晓得不是姻缘，只因受聘在先，不好翻悔。今晚就是遣嫁之期了，不免唤他出来分付几句。虽然不好明说他丈夫丑陋，只把嫁鸡逐鸡的常话，劝诲他一番便了。分付家僮，叫养娘伏侍小姐出来。（末应传介）

【前腔】（老旦扮小姐，净扮养娘随上）今朝还自画蛾眉，怕听人催，喜听人催。

（见介）（外）我儿，你女职将终，妇道伊始。那四德三从的道理，经传上载得分明，你平日都看过了。要晓得妇德虽多，提纲挈领，只在一个「顺」字。你且听我道来：

【黄莺儿】妇德重无违，勉宜家莫皱眉，婚姻都是前生配。你才称妇魁，辩能解围，人间那讨这无双配？你爹爹做了一生贫士，半世冷官，没有甚么妆奁嫁你。你平日最喜读书，凡是家中的书籍，都与你带去，到那忧闷之际，也好拿来消遣。乏奁仪，只有残书几簏，无兄弟尽传伊。

（老旦）这些书籍孩儿看过多遍了，都是记得的，不消带得。

【前腔】我自有笥腹当衾随，又何用五车书在轿后推，旁人只道夸才艺。爹爹，你一向应酬的诗文，都是孩儿代作，从今以后，捉刀无人，俱要自己构思了。高年之人，精力有限，如何应付得来？毕竟是文人孝亏，才人德微，倒不如木兰武弁将爷替。劝你早知机，焚烧笔砚，莫把寿来催！

（外）良时已近，你可收拾起身，我在中堂候你上轿。（叹介）涕泣有如嫁齐女，歔歔何异遣王嫫。（掩泪下）（净）小姐，轿子快到了，请换起衣服来。（老旦更衣介）

【琥珀猫儿坠】催妆未了，又复劝更衣。信手裁云不度肌，穿来宽窄称腰围。低徊，只恐他年，较此增肥。

（净背叹介）可惜这等一位小姐，嫁了个阙不全的丈夫。（老旦）养娘，你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些甚么？（净）我不曾说甚的。（老旦）分明听见你唧唧喳喳，说出「阙不全」的三个字。（净）这等小姐听错了。我说这等一位小姐，正该配那阙十全的丈夫。这是替小姐欢喜的意思。（老旦）怎

么叫做闾十全？（净）只因闾家官人有十全的相貌，故此人替他取个美名，叫做「闾十全」。（老旦背喜介）这等说起来，奴家幸得所天了。

【前腔】（净）霸王夫婿，正好配虞姬。耳目官骸样样奇，文人逐件有标题。休疑，少刻相逢，便见高低。

【尾声】（老旦）则这三言画出潘安美，料想那月旦评，定无虚伪。（净背介）两字无差只得一字欺。

（老旦）十年私意祝乘龙，羞对旁人问媚容。

（净）莫听虚名开笑靥，愁看实际锁眉峰。

第四出 惊丑

【梨花儿】（丑头巾、圆领上）灭烛成亲计万全，今宵祸事多应免，挨到明朝便谢天。嗟！只怕他临到秋波那一转。

慧心韵口，公输运斤，天孙弄杼，未足仿其巧妙。读此当亦庶然。

我闾里候今晚的佳期，与世上人的好事，有一半相同，也有一半相反。喜的是洞房，恼的是花烛，怕近的是容颜，喜沾的是皮肉。所最爱者是倩兮巧笑，所最恶的是盼兮美目。好美人之所同，知丑我之所独。世上尽有人才貌也似区区，自己道是潘安、宋玉，成亲不肯遮藏，惹得新人痛哭，还要凌辱阿娇，逼他死于金屋。怎似区区不昧良心，或者将来还有些厚福。（笑介）我闾里候成亲的着数，